

梵天廬叢錄

冊九

先天虛微錄

卷之九

梵天廬叢錄十七

慈谿柴 萼小梵

監搜宰相

唐制百官入朝。至殿門外。先由監察御史監搜。而後得入。據文  
昌雜錄載元相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監搜  
御史之位。即在殿門外藥樹下也。太和中有詔。宰相奏事停止  
監搜。則宰相以下仍監搜也。天子待羣臣如俘囚。防羣臣如盜  
賊。亦古今罕見。

明內宮用草紙

陰太山梅圃餘談云。先是宮中所用草紙。由內官監紙房抄造。

謂以麻草等所製。乃誑人語。其紙潔白多光。如俗用好箋。縱八寸橫五寸。至天啟中。好尚奢侈。乃以小方白綾進呈。今上崇禎帝御極。痛絕浮華。深悉民艱。改用杭州好草紙。歲以五千刀為率。不足則以他紙。繼按劉若愚酌中志云。上用好紙。淡黃色。軟綿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神廟至先帝。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用。然則杭州草紙之著名。自昔已然矣。

查嗣琛詩中之明代掌故

清查嗣琛雜詠。多載明代掌故。隨手摘錄。皆可以供考證。資談助。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相傳教坊司門。曹改方向。形容家相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笑之。未幾。上有

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宮之。使入為鐘鼓司。後皆賜玉。故查  
詩云。粉子勾欄各擅長。承恩別院侍君王。終憐不及伶兒寵。賜  
玉新來滿教坊。又燕山娼妓。皆以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  
寒暑必繫綿裙。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留髮。冬日以括  
樓塗面。但加傅而不沐。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  
白如玉。萬曆間妓女王雪簫。名重一時。薛素素才技過之。素素  
行五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又善馳  
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相擊。使前彈碎於空中。真絕技也。故查  
詩云。西院琵琶撥未休。雪簫東院起梳頭。東風暖入肌膚滑。初  
點臙脂洗枯樓。又詠薛素素一首。偶遺之。

剥皮十二則

吳主孫皓性殘酷。嘗剥人之面皮。後為晉所滅。賈充謂皓曰。何以剥人面皮。曰。憎其顏之厚也。皓雖酷。然尚未至剥人全身之皮。元明而降。此刑大行矣。

元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子阿散。亦剥其皮。剥皮之刑。始見於此。

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千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剥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剥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剥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

後海瑞疏。亦舉太祖剥皮囊云云。



並見明文海瑞傳。人按田汝成西湖游覽志。惠應廟條云。俗呼皮場廟。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鞞。蒸潰產蝎。螫人輒死。神時為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蝎。鎮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瘡傷。有禱輒應。漢建武間。守臣以聞。遂崇奉之。旁邑皆立廟。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携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為廟。額曰惠應。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仙醫。相傳佐神農氏采藥者也。據此。則皮場廟者。原係祀神之所。明初於此剝皮。遂為剝皮之場。後剝皮刑廢。而廟仍復舊。今此廟各地有之。俗所謂瘡疥善薩也。

野史載景清欲行豫讓之計。成祖搜得劍。命剝皮。援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繫忽斷。為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

武宗時。總督宣大軍務都御史兵部尚書劉宇。以附內官劉瑾。故得置位重要。然性險峻難測。偶逆其鱗。身命即危。膳夫王蕃。煮鱗魚不用蜜酒。劉徑離座批其頰。且命家法。家法者著紅繡鞋也。蕃足糜趾。脫不復能行。顧口猶出不遜語。宇怒曰。吾施輕法。汝乃強項耶。即顧左右。左右悟。擁之入一深弄空屋內。褫蕃衣。先刺心死。繼剝皮。時有某謁宇在堂。席未暖。左右獻人皮一張。某訝之。宇曰。適膳夫犯上。吾略勾當之耳。某咋駭久之。

明武宗時。磔流賊趙璠等於市。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制



所禁不聽。尋以皮製鞍鐙。帝每騎乘之。以自詡雄武。

正德間。蘇州揚能仁弑父。焚尸滅跡。三審不吐。供解大理寺。供實。寺卿某奏能仁大惡。異等請准剝皮。以惕萬民。詔可。擿至刑場。解縛。劊子先以匕首破脊。抵尻。兩人各拉脊皮。破處肉隨皮下。如揭糊紙。剝未半。而人已死。剝下後。晾於大達。初流血。水繼乾。癘映日透光如明角。以袍擊之。聲橐橐然。晾一旬收去。

梁儲子次攄。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端之柩已老。匿井中。次日得之。次攄謂其主。唆命剝皮。而以人皮張諸通衢。人莫敢視。又朝野異聞。錄載。次攄最好以絲經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

血縷高數尺。則大叫稱快。一錦衣百戶耳。乃淫威滔天。此可見當時刑罰不中。以及惡紳非法之刑之酷矣。

崇禎末。一術士為人言。熹廟時嘗游都下。有五人共飲於旅舍。一人大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吾何畏彼哉。至夜半。方熟。忽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捉四人。並入。見所擒者手足俱釘門板上。有穿緋衣者出。蓋即忠賢也。語四人曰。此人謂我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即命瀝青澆其徧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壳若蛇蛻然。依然一皮人也。四人駭甚。叩首請恩。免忠賢。每人賞五金。屢驚縱之出。然忠賢淫威。有時確亦難施。

丁卯三月忠賢誕日公御臺省咸集忽有道人幅巾布氅藤杖  
塵拂踵門請見閹者叱之曰幾許元老巨卿竟日伺候不能接  
見笑汝一游食之徒便欲見我千歲爺乎道人曰吾與魏公貧  
賤交今日覲面一言為壽千杖也閹者不敢報舉爪推斧鉞指  
其頭顱詈且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日當膏  
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遂擁之進言此道人求見不容  
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  
見於此今公富貴極矣竊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敢肆狂妄  
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鎮撫司剝皮道人曰吾風鑑一世閱  
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

義士之多命也。故不憚衝入虎口。以冀有反悟意。一手拍天曰。汝能欺君欺人。此蒼蒼者可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剝我皮耶。將手振躍。綁索俱寸斷。兩袖拂空。舉座咸驚。蒼地不見。此典張獻忠設朝時之狗皮道士。皆足令逆賊喪膽。亦差快人意耳。狗皮道士事見續虞初新志

張獻忠動剝人皮。剝人者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生死。行刑者曾謂人曰。吾先後凡剝六十餘人皮。最好剝者為枯瘠之夫。腠理間無脂無筋。隨手皮去。最難剝者為肥臍之婦。非以小刀隨剝隨割。則皮肉相連。不能竟事。而雙乳尤費智力也。

清和珅既敗。於查抄家產時。在徽式屋內得人皮一張。中飽實草。外髹以漆。衣朝服全套。掛蜜蠟珠一串。手持金一錠。慶桂問其家人。是何像。家人跪稟曰。相爺生時。少爺外出遊獵。為人欺。歸訴於爺。劉總管家全請於即日捕是人。未剝皮。不然。爺之威福掃地盡矣。爺領之擒。是人至。縛撻數千。然後剝其皮。爺以人皮乃希世之珍。命保存之。劉全乃乾之為腊。實以草。初藏皮張庫內。夜為鼠噬。其聲駁駁。羣以人皮為祟。稟諸爺。爺畏鬼。命髹之。朝衣冠供於室。爺每入朝。必先詣人皮像前。一揖拈香。畢。喃喃自語。聲息殊微。初不辨何語。想係默求消彙前怨耳。慶桂即據以密奏。上聞之大怒。然未見人皮像作何狀。命密昇入。一見



駭然舉以付內侍曰趣焚之毋使此不祥物留人間也

琦侯總督四川時隨員張某出令某邑見游民舐蝦蟆大怒時  
值伏日亦其體以厚皮紙用麩糊徧附其體曝令乾而使惡役  
層層搗之其人徧體皮脫以死而捉蝦蟆者頓絕人因呼之為  
張剝皮

鈔法

今所行用鈔票考其源流自黃帝之臣曰伯陵始作楮幣鄭康  
成云周人以布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為民間貿易之幣  
此鈔票所由昉也而盛於唐憲宗時民間有飛錢之制凡商賈  
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州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



券乃取之。但僅商賈與富貴人私為之。非國家釐定之法也。宋  
初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國家置便錢務。由左藏庫給  
券。商人賚券入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是國定鈔  
法之始。然而法如今日之匯票。非通行之鈔也。逮乎女真胡元  
有交鈔之制。是為通行鈔矣。明太祖以商賈沿胡元舊習。用鈔  
多。不便用錢。遂於洪武八年乙卯造大明寶鈔。分一貫五百文  
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命民間通用。以桑穰為料  
質青色。外有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下復為  
龍紋欄。以橫墨線分兩方。上方橫書一貫兩大字。下圖錢索之  
形。

橫書字及錢索形。亦分六等。如其數。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

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云中書省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兩朱印於其末。其背面下截為錢數。及所圖錢字形。上截則識以朱印一方。此鈔行之頗久。至弘治正德間始廢。崇禎十六年癸未。有蔣臣者。進九妙十便之說。議復之。旋以流寇渡河。乃止。清代順治年。兼行鈔貫。歲造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至十八年。因庫藏充盈。停止。具詳清朝文獻通考通典二書。至光緒中。又經戶部奏准。設立各省官錢局。印行鈔票。愚民以為效法歐美。其實前代早有行之者矣。又今喪家用冥鈔。亦有錢數。串索及橫線細書規律。上刊大字。仍稱大

明寶鈔蓋自明相沿至今不加改易以致如此此雖非真鈔然與真鈔具體而微矣

古今名刺異同

古人名刺皆用白紙蓋取其素質示不忘本而紙之長不過二寸與今制適同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余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柔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今之刺紙非表白柔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珍天物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京師紙價頓貴三倍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為賀者俱不受報名